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真夢
第六十二回 晷逼西山蹉跎傷暮 漿傾北斗宛轉回春

話說探春和薛寶琴、邢岫煙等商量，就藉香樹設席，替平兒洗塵，大家都願湊份，只日期斟酌不定。這個要挑近的，那個又要挑遠的；這個說那天必到，那個又說那天我家裡有事，隨便另改一天罷。寶釵笑道：「這樣商議，只怕平兒走了，這局還湊不上呢。大後兒是荷花生日，索性就定在那一天，就是家裡有事的，抽空兒來一趟，也耽誤不了。」可巧那天大家倒都有空，平兒頭一天到西山別墅去，順路把巧姐兒接了回來，探春又添請了尤氏婆媳和湘雲、惜春、蘭香，分成兩桌。此時荷花正盛，藉香樹一帶開得密密層層。那藉香樹三面臨水，簷下俱有碧油綉的卷簾，垂著白綾飛簷，角上還懸著小金鈴。寶釵叫鶯兒秋紋等將荷柄上掛起彩幡、條著絳縷，以表替花祝壽之意。廊子上又擺了二三十盆建蘭，荷香蘭氣、一片氤氳。靠著欄杆，擺的都是斑竹桌椅，大家到齊了，散坐乘涼，說些閒話。探春道：「那回替平兒餞行，彷彿眼前的事，算起來也有好幾年了，日子真過得飛快。」湘雲道：「豈但快呢！寶姐姐都抱孫了，珠大嫂子眼看就要見重孫子，這不是後浪催前浪麼？」平兒道：「你們都不顯老，寶二奶奶更少形，還是二十多歲的樣兒，到底家裡比外頭好。別的不用說，就是眼前這點樂，外衙門那有呢！」尤氏笑道：「你是愛受那個罪。我就不要那排場，任他們怎麼說，也說我不動。」平兒道：「我那有大奶奶的福氣呢，若不是鸞姑娘、鳳姑娘在任上服侍大爺，您也放不下心罷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們也好多日子沒有湊啦，倒是你回來了，大家才見見面，那有從前熱鬧？」探春道：「從前家裡有多少人？如今太虛幻境先分去了一半，在家的又分了西山、海淀好幾下裡。幸虧兩位嫂子沒搬去，若都去當老太太，咱們回來可找誰哪？」寶琴道：「我倒來過好幾趟，怎麼李家二妹妹、三妹妹總沒有來？」李紈道：「紋妹妹自從那回小月，一直多病，新近才好；綺妹妹跟妹夫到兗州任上去了。」

尤氏道：「他是幾時放的？」李紈道：「甄妹夫去年京察記名，四月裡放的，三妹妹臨走還來過一趟呢。」一時席間上到銀肺，平兒道：「我見柳嫂在西山呢，這是誰做的？」寶釵道：「這裡小廚房補了秦嫂子，我叫他試做的，你們嚐嚐如何？」平兒笑道：「就是那秦顯家的麼？那年他替了柳嫂，白賠了許多應酬，只做得半天，到底被他巴望到了。」寶釵道：「現在的小廚房可不如從前了，說不定還許賠點嚼裏呢。」那邊席上，岫煙和巧姐、胡氏、蘭香諸人，也不斷的說笑。

巧姐向胡氏道：「蓉大嫂子，為什麼不把姪兒帶來？我很想瞧瞧他。」胡氏道：「奶奶那裡放心呢。白天怕熱著，晚上又怕涼著，帶來也是鬧得慌。」巧姐又道：「我回頭去看偵姪兒，又有兩個月沒見他，只怕見我倒要認生了。他們說珠大媽要得重孫子，多半是小小大奶奶有喜信罷？」邢岫煙道：「一聽『小小大奶奶』怪可笑的，細想也只好這麼稱呼。他們家三輩大奶奶，可叫人怎麼分呢？」少時席散了，又看了一回荷蘭，大家都貪這時涼快，坐至掌燈後方散。

蘭香陪寶釵至怡紅院，說起上頭要派侍郎、京堂各大員去祭告五嶽，只怕賈蕙又要派上。昨兒有信回來，叫趕著檢理衣箱，寶釵道：「夏天出去，只當逛逛山，倒也有趣。只是路上太熱了，得多帶些暑藥，自己用不著，也好施人。」又說了一會話，蘭香因惦記偵哥兒，便回房去。寶釵也有些乏了，先在小榻上歪著，鶯兒過來道：「姑娘起得太早了，還是早點歇著罷。」寶釵起來，即令他服侍卸妝、收拾就寢。剛要睡著，忽聽黛玉叫聲「姐姐」，說道：「老太太叫我請你，有要緊的事呢。」寶釵忙問何事，黛玉道：「還是為的老爺，老太太急得不得了，咱們就走罷，有什麼話到那裡再說。」

寶釵不覺隨著他出了府門，一路走得甚快，如同騰雲駕霧似的。寶釵道：「妹妹，你走慢點，就是急事也不在這一會兒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也是服過丹的，怎還不及我呢？」一時寶釵想起平兒的話，又道：「我答應帶平兒來的，你這一趕碌，就把他忘了，怎麼對得住他？」黛玉道：「走了這麼一截路，難道還折回去不成？只可下回再說罷。」又走不多時，便到了赤霞宮。

黛玉帶了寶釵，直往賈母處。見賈母歪在炕上，珊瑚在一旁捶腿，寶玉迎春都坐在炕前一排椅子上，鳳姐只站在地下陪賈母說話，先看見了他們，便笑道：「你們去的快，來的也不慢，比咱們西府裡到東府一趟還要方便。」黛玉道：「老太太那麼著急，還不趕緊著回來麼？我到家裡就沒有歇腳。」寶釵道：「老太太叫我有什麼事？咱們先說正經的罷。」賈母皺著眉頭道：「寶玉帶回去的丹藥，你老爺到底吃了沒有？」寶釵道：「我和三妹妹勸了兩回，太太更說過多次，老爺就是不肯吃，那丹藥還擱著呢。」賈母歎道：「這麼老了，還叫我操心，真是沒法子。昨兒地府來信，說你老爺陽祿快滿了，寶玉他早就知道，著急的了不得。這孩子也有點心思，說老爺最孝順，老太太帶話去一定肯聽的。他本想親自去一趟，他們又不放心，只可找你來，傳我的話給你太太叫他勸老爺趕緊吃了罷，再遲就來不及了。」鳳姐道：「老太太要想拿話打動老爺，還得說重點才好。」賈母道：「你簡直告訴你老爺，他往常都聽我的話，若是他還想孝順我，再聽我這一句，我決不會給他當上的。」

寶釵連聲答應，賈母又道：「我這回不多留你了，你們三個人家去說說話，明天一大早就回去罷。」寶釵道：「此刻還早呢。」於是大家又說些閒話。

鳳姐問河南有無來信，寶釵道：「你們平兒跟著璉二哥回來了，他和我約下，再來的時候，帶他來見見奶奶。我剛才慌慌忙忙的趕了來，到半路上才想起，已經來不及了。」鳳姐忙道：「他們怎麼回來了？別被上司參了罷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你是從前看著老爺和大老爺被人參怕了，如今不是那樣家運。璉二哥是升了知府來京引見的，還忘了給你道喜哪。」黛玉道：「鳳姐姐，我倒替你不服氣，你辛辛苦苦撐了那幾年，璉二哥有了好日子，倒讓平兒享現成的福。」鳳姐眼圈兒一紅道：「那也是各人的命。」寶釵道：「他和平兒還有什麼計較？那平兒也只當替他護印，至今見了我們，還是奶奶長、奶奶短的，始終沒改了稱呼。」迎春道：「你們都是有指望的，不像我這樣苦命。」說著，眼淚汪汪，強自忍住。黛玉道：「二姐姐，你也別傷心，你寶兄弟說的，總有一天叫你出這口悶氣。」賈母聽他們提起寶玉，便問道：「寶玉呢？」黛玉道：「他早已家去了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和寶丫頭也家去歇歇罷，別叫他等著心急。」鳳姐一笑，便推釵黛二人道：「你們快去罷，也是時候了。」釵黛二人趁此退下，同回留春院。走到抱廈，忽聽一聲道「姑娘回來了」寶釵不覺一愕，接著又是一聲，道：「姑娘回來了，快倒茶呀！」方知是架子上的五色鸚鵡。寶釵笑道：「我在怡紅院，常時不留神，就被他嚇一跳，又到這裡來嚇人了。」寶玉和晴鶯鶯諸人都在西屋裡，聽見話聲，連忙迎出，和釵黛同進東屋。這個道：「奶奶這們趕碌，沒累著呀？那個道：奶奶這回來得真快。原來他們見了寶釵黛玉，當面不便分別林奶奶、寶奶奶，只都稱奶奶，聽不出是和誰說的。寶釵初到，未免各人敘談幾句。等他們退去，寶玉和寶釵黛玉，方得消消停停的談話。」

黛玉向寶玉道：「你是未卜先知的，老太太這回帶了話去，老爺肯聽不肯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據我看，也是白說。」寶釵道：「老爺一生正直，壽終了也許成神。就是到了地府裡，跟祖爺爺、爺爺一塊兒住著，也沒什麼，只不過成仙沒分罷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別看成仙容易，東府裡大老爺苦修了一輩子，白送了性命，也沒有修成。老爺有現成的機會，錯過了究竟可惜。」

就算成了神，老爺那脾氣，連外官都怕做，還能當城隍麼？」

寶玉道：「你們也不用發愁，到那個時候總有辦法的，不過多費點事。我想將來把老爺太太也接到這裡住住，前天先打發潘又安去看那夢蝶山莊，畫個詳細圖樣，好照著樣兒蓋房子。」寶釵道：「你這法子也太笨了，老爺只是喜愛野景，那別墅也是大家酌量佈置的，何必照樣直抄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我的意思，要叫老爺住在這裡還如同在西山一樣，心裡自然是舒展的。」黛玉道：「老爺太太若來了，姐姐也在這裡多住住，省得兩頭趕碌。若捨不得家裡，時常家去瞧瞧，也很方便的。」寶釵道：「我累了這些年，塵世的事久已就厭煩了。即如那回蕙兒出去冊封，我急得什麼似的，看你們逍遙自在，真教人羨慕，那時候便動了出世之想。如今蕙兒做到這個兒，他夫婦也很和睦，又有了孫子，還有什麼放不下的？可是，又想來、又不想來。」黛玉道：「姐姐這話怎麼說呢？咱們姐妹就如同一個人一樣，難道姐姐還存什麼心麼？」寶釵要說又不肯說，好像很為難的樣子。黛玉又再三迫問他，寶釵不

得已，方說道：「你們是玉皇敕賜的夫婦，我到這裡算什麼呢？」黛玉道：「這也難怪姐姐存心。此事全在我黛玉身上，決不能叫姐姐受一點委屈，姐姐放心罷。」

寶玉道：「我想，四妹妹和雲妹妹在家裡孤零零的，也沒意思，況且姊妹夫又在這裡，不如都跟了老爺太太來，我也替三妹妹、四妹妹另蓋著房子呢。」黛玉道：「三妹妹還有事呢，一時來不了，你忙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等房子蓋好了，也接他來住兩天，叫他知道有這個退步。」寶釵道：「若提另蓋房子，替珠大嫂子也蓋上一所。他願意在這裡住，或是願意在家裡，聽他自己酌量。寧可他來，把房子空著，若單漏下他怎麼說呢？」寶玉道：「虧姐姐提我，我幾乎忘了，一起叫他們估計去罷。」黛玉道：「姐姐來的時候，可想著把秋紋碧痕都來，別只帶鶯兒一個。還有那定風珠，是他和警幻姐姐借的，也想著帶回來，別忘了。」

當下商量了大半夜，只胡亂睡了一會兒。天已黎明，晴雯紫鵝將他們請起，寶釵只把頭攏了幾把，吃了半碗蓮粉粥，便同著晴雯回去。晴雯送他至怡紅院，陡然向他一推，忽似夢覺。

此時曙光透到窗戶上，現出魚肚白的顏色，軒帷靜悄不聞人聲，又找補了一小覺。醒來見海棠樹上已掛晨暉，連忙起來梳洗，隨即往稻香村尋李紈，將賈母囑咐的話，備細述了一遍。

李紈聽了，不免驚訝道：「既老太太這麼著急，咱們早些出城，把這話去回太太罷。」一面匆匆更換衣服，吩咐預備車馬，便同向西山別墅而來。

其時曉氣正清，一路樹色山光、分外明爽，少時到了別墅，不及賞玩風景，即忙至王夫人處。王夫人一見他們，詫異道：

「你們這麼早出來，有什麼事麼？」寶釵道：「也沒要緊事，只老太太昨兒晚上叫我去，有幾句話帶給太太。」便將地府如何來信、賈母寶玉如何著急、以及賈母再三諄諭，都告訴了王夫人。王夫人一聽，更為驚慌，說道：「我前兒還苦勸老爺，無奈總說不進去，也不知是什麼脾氣！你們等一會替我做個證見，不然又要說我是瞎編的了。」李紈道：「這些事，我從前也不大信。自從到過太虛幻境，才知道古人所說神仙之事確是有的，還有許多古人沒說到的呢。」

正說著，賈權楊氏都來見李紈。原來，賈政因賈權學問尚淺，命他跟隨身邊，親自補課，藉可稍慰岑寂。李紈命他們見過寶釵，又同至園中各處逛逛。那桃林中大桃已熟，賈權彩了幾個熟透的，奉與李紈寶釵。各人都吃了兩個，帶露含滋，十分鮮美。又至當翠亭坐玩山景，直至將近晌午，方回王夫人上房。王夫人吩咐柳嫂子，替李紈寶釵另備了飯菜，大家吃罷。

賈政坐了一會，正要往書房去歇中覺，王夫人道：「老爺且坐一坐。寶丫頭，你把老太太的話面回了罷。」寶釵道：「昨天晚上老太太把我叫到太虛幻境，問老爺那丹藥吃了沒有，若是沒吃，千萬趁早吃了，老爺也到了這個年紀，人家說『老健春寒秋後熱』是靠不住的，萬一有什麼不舒服，再想吃這丹藥可就晚了。還說老爺向來孝順，肯聽老太太的話，千萬再聽這一句罷，老太太決不會給當上的。」賈政道：「這倒奇了，老太太有話吩示，為什麼不把我叫去？再不然親自給我托個夢，倒要繞那麼大個彎子，這就信而不可信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實在是老太太親口吩咐我的。我天大的膽子，也不敢在老爺太太面前造鬼話，老爺不要多疑。」賈政道：「前天你太太說了，我沒有理會；今天你們就來了，硬抬出老太太來，這不是串的扁面麼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這都是為好，誰還要那些手段？又牽扯上老太太，我們也沒有那種道理。」賈政只是搖頭，一會兒便出去了。王夫人對李紈寶釵道：「你們看，這叫我怎麼說呢？」李紈道：「老爺向來的脾氣，是越說越擰，也許自己會覺悟過來。」寶釵道：「寶二爺就料定老爺不肯聽的，他說不吃也不要緊，到那時候他還有辦法，我們只可看他的了。」

婆媳三人正在那裡發愁，只見賈蕙進來，笑盈盈的向王夫人和李紈寶釵道喜，說道：「今天有旨意，蘭大哥轉了了兵部尚書了。」李紈道：「蘭兒從來沒管過兵，就是做了兩年的兵備道，也是個虛名兒，如何會調兵部呢？」賈蕙道：「凡事都是機會湊成的。前個月珍大爺上個封奏，條陳了四五件事，有一條是以文轄武，皇上就記在心裡。前幾天又有江西藩司來京陛見，上頭問起江西有無土匪，他奏道：『從前九江一帶，有個匪首叫黃飛龍，非常猖獗；那時都御史賈蘭，正做兵備道，督率防勇把那股土匪打平了，從此地方上非常安靜。』因此，上頭很誇獎蘭大哥，說他知兵，所以有這番升調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蘭小子這幾年在軍機很見長，因他筆下本快，臨事也有決斷。若在兵部，全是武邊的事，未必辦得好罷？」賈蕙道：「那兵部也全是紙片上的事，無非核議章程，審核保案，並沒什麼難辦的。就是兼著神策府大臣，也只掛個虛銜，有時幫著出出主意，還不抵軍機吃重。」

寶釵問道：「祭岳的事，派定了沒有？」賈蕙道：「單子是定了，還沒有發下來，聽說七月初才走呢。還聽說，江浙紳民籲請聖駕明春南巡，若果真准了，借著隨扈回南逛逛，倒是難得的機會。」寶釵道：「從前南巡，我們薛家接過兩回駕，用的錢像淌水一樣。如今不是從前的光景，誰家還當得起這皇差呢？」賈蕙道：「上頭的意思，這回若南巡，一切用度都從內庫開支，不用民間一絲一毫，這真是古今少有的。」賈蕙又坐了一會，先去了。李紈要等賈蘭來此，問問情形，偏是那日有議政處會議，候至申末，尚未見來，只可同寶釵先回城去。

眼前正是三伏天氣，探春喜園中涼爽，時常回來住住；巧姐也住在平兒處，和平兒常到園中，因此比往時較見熱鬧。那凹晶館、藕香榭、紫菱洲等處，虛曠臨水、最宜納涼。寶釵每天歇過午覺，便和李紈、平兒、探春、惜春、湘雲、巧姐諸人，攜帶茶具及冰鎮瓜果，到那裡閒坐清談。或倚欄觀荷，或繞蘭垂釣，或探借姐妹下棋、餘人觀局，或借春作畫、寶釵撫琴，大家聽聽、看看。過三兩天，也輪流往西山別墅問安。

不久領下旨意，派賈蕙致祭中嶽。賈蕙先請假五日，在家料理行裝，寶釵蘭香不免又有一番忙碌。假期屆滿，已是七月初旬，隨即請訓起程。賈蕙行後，緊接著賈蘭又欽差前往畿輔及魯豫等處閱兵，那閱兵大臣體制較崇，更須鑄發關防、奏調員弁。俟各事辦妥，便也起節出都，與賈蕙行期相距不及旬日。

自蘭蕙弟兄先後出差，賈政山居更覺寂寞，卻喜精神尚健，每日只觀書消遣。有時替賈權講講書、改改詩賦，有時帶著賈權或一二小廝，往山中近處散悶。交了白露，賈政便有些咳嗽痰喘，初時以為傷風小恙，不曾服藥。王夫人卻因賈母之言，暗自擔心，忙命人去請王太醫。

那天王太醫從太醫院該班下來，正在北澗公所，聞知賈府傳請，便即打聽西山別墅的路徑，趕著坐車前來。王夫人命賈權陪他在外書房暫坐，一面告知賈政。賈政不悅，道：「你們太小題大做，我這傷風咳嗽，養兩天就會好的，請的什麼大夫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既已請來了，給他看看，吃一兩劑藥，早點好了不省心麼？」賈政無語。一時賈權陪王太醫進來，先向賈政請安，問知大概病情，然後診脈。指下捉摸了許久，又看了舌苔，說道：「中堂貴恙是肺經不舒，又感受外邪，邪鬱於中，氣不宣達，所以發喘，吃兩帖疏散之劑就好了。」王夫人叫小廝問道：「大夫看著究竟要緊不要緊呢？」王太醫道：「依晚生看，決不要緊，請老太太儘管放心。」當下支起眼鏡，濡筆沉思，就開了一個方子。是：

蜜杷葉二錢 空沙參一錢 冬桑葉一錢半 苦杏仁三錢 川貝母一錢半 抱木茯神一錢
淨蟬衣二錢 粉甘草五分外 加益元散一錢為引

寫完了，呈與賈政道：「晚生愚見如此，還請老中堂酌正。」賈政細看一遍，覺得甚妥，即交給小廝們飛馬抓去。王太醫又誇贊這園子結構很好，又問蘭大爺、蕙二爺幾時可以回京，賈政和他閒談了一陣，還親自送他出去，王太醫再三攔住道：

「不敢，不敢。」乃命賈權代送，自己只送至月亮門而回。是日，賈政飲食起居尚同平常一樣。不料連服兩劑，咳嗽未減，痰喘更甚，又夾雜有些心痛，便覺得支持不住，只在藤榻上歪著。王夫人又請王太醫覆診，另換一方，仍不見效。飲食不進，日漸委頓。李紈、寶釵、探春、惜春都出城來看賈政，見病體漸重，只可住下幫著服侍。那上房東跨院，尚有南北十間大房，王夫人命人收拾出來，給他們居住。賈赦友於情篤，每次從儀鸞司下班，必來看視。隨後賈理知道賈政病重，也帶同平兒來視，在外書房住下。大家都道：「這病王太醫決治不了，趕緊另請名醫方妥。」

過一天，尤氏來了，說起替胡氏治病的杜御醫能治疑難之病，探春忙令巡弁進城去請，偏又於一月以前回南去了。還是薛蝌薦

一個儒醫，姓沈、號修梅，是江蘇常州人，曾經治過理國公誥命的病，著有奇效。大家聽了甚喜，又打發巡弁去請。

從晌午盼望起，直到酉正，那醫生才到。

賈璉陪他進來，李紈寶釵等隔著紗簾看那醫生：約有五十多歲，兩撇鬍子，尖瘦面龐，穿著二藍團花寧綢袍子，外加石青庫緞方褂，緩步入室。此時賈政歪在炕上，神昏氣促、痰聲作吼，沈修梅問道：「這位就是老中堂麼？」賈璉道：「正是家叔。」沈修梅聽了，忙即打恭，在炕前小杌上坐了，倒替診了左右兩脈，作低首閉目沉思之狀，良久方說道：「據晚生看，老中堂是老年本病，肝肺兩虧、氣分失運、所以發現咳嗽，兼之腕痛，這要從補氣調中才是正辦。若照外感治去，就愈引愈深了。」賈璉道：「足見先生高明，從前確是誤於疏表。此時改從調補，可能搬得回來？」沈修梅道：「若是此病初起就由晚生效勞，准可有十分把握，眼下病到如此，只可盡力為之，大概五六分可望。吃一兩帖，若能把心痛止住，那就大有可為了。」賈璉便請他至外面客廳開方。好一會，才拿了方子進來，大家看是：

中堂方。衰年積耗，肝肺兩竭，咳頻痰滯，牽作腕痛；六脈沉細，左關尤甚。亟宜固本，以扶陽調中為主，方俟鈞裁。

高麗參四錢 於潛術三錢 生黃芪三錢 雲茯苓二錢 杭白芍三錢 當歸心一錢五分 廣陳皮二錢 北沙參二錢 粉甘草五分 灶心土一錢為引

王夫人看了道：「他說的也很對。這方子，你們看怎麼樣？」李紈道：「老年人氣分總是虧的，這裡頭除了高麗參稍重一點，別的還沒什麼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那就叫他們趕緊抓去罷。」等到晚上，煎好服了，似乎痰喘輕些，次日便又重了一劑。那知二劑服了，心痛更甚，神智漸至昏迷，大家焦憂無策。寶釵忽然想起，說道：「咱們索性把仙丹研碎，灌了下去，也許救得回來。」李紈道：「人家都是吞服的，若研碎了，只怕差些，還是你到太虛幻境去問一問罷。」

正在說著，忽見焙茗帶笑進來，回道：「二爺家來了。」

李紈道：「那個二爺？是小蕙二爺麼？怎麼沒到就折回來了？」焙茗笑道：「是我們寶二爺！大奶奶您看，那走進來的不是二爺麼？」李紈寶釵從玻璃窗向外看去，果見寶玉穿著家常衣服，仍舊冠金掛玉，從垂花門走進，直至上屋。先見了王夫人，叫聲「太太」，便至賈政炕前。見賈政病態昏沉，不覺淚下，忙伸手至賈政口鼻間，試一試呼吸的氣，又按按心房及左右脈，回身向王夫人道：「老爺這病還不要緊，太太不用著急。」一面又向寶釵道：「姐姐，你親自去取一杯淨水來罷。」寶釵出去取水。這裡寶玉從懷中掏出錦匣，內有一粒金色仙丹，如桐子大小，拿給王夫人看道：「這是元妃娘娘賞的『奪命丹』，是用北斗天漿煉成的，只這一丸，老爺的病就好了。」少時寶釵將淨水取到，寶玉另要了一個乾淨杯子，一個小銀瓢，先就杯中注了四五瓢的水，隨即將「奪命丹」放入，口中唸唸有詞。

看著那丹花化在水中，那水變成了黃金顏色，寶玉親自擎至賈政面前，一瓢一瓢的慢慢灌下。

到底仙丹有回天之力，約有一頓飯的工夫，賈政便已甦醒。

睜開眼瞧見寶玉，就說道：「玉兒，我深悔沒有吃你的藥。」歇一會，又說道：「玉兒，你怎麼能來的？我別是做夢罷？」寶玉道：「老爺不是做夢，是寶玉因為老爺欠安，趕著家來的。」賈政道：「我不信你能夠回來，要末我也到了太虛幻境罷？」說著四下裡看看房子，又看看王夫人和李紈、寶釵、探春諸人，微笑道：「也不像太虛幻境，倒把我迷惑住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老爺不用疑惑，是寶玉趕回來，用仙丹救你的。你看那灌藥用的杯子、勺子，不還在那兒呢麼？」賈政心中這才明白，拉著寶玉的手，叫聲「玉兒」，不由得痛哭，寶玉也跟著哭了。王夫人和李紈、寶釵、探春等痛定思痛，也不禁酸淚迸落，大家哭成一片。

賈璉在書房裡，聽見上房一片哭聲，以為賈政出了事了，連忙同平兒三步兩步的跑進去。只見賈政拉著寶玉的手，在那裡對哭，還以為看錯了人，仔細一瞧，果是寶玉，更為詫異。

平兒忙上前將王夫人等勸住，賈璉也進前向賈政勸道：「老爺病好了，寶兄弟又回來，正該歡喜，怎麼倒傷心呢？」賈政止住哭，寶玉方向賈璉見禮道：「璉二哥這回來京，真巧得很，正趕上老爺欠安，蘭兒蕙兒都出差去，全仗著你在這裡。」賈璉道：「老爺待我恩厚，這還不是應該的？我萬想不到在家裡會和你見面。」寶玉尚要答言，李紈、探春、惜春等都上前與寶玉相見，這一句、那一句，忙得答不過來。大家見他談談笑笑、形態如常，不露一毫仙跡，幾乎忘了他是出世的人。

一會兒，賈政吵餓，要東西吃。王夫人忙打發玉釧兒到廚房去吩咐。玉釧兒沒回來，賈政又要下地來坐，王夫人道：「老爺剛好了，別累著，還是多養息養息罷。」李紈探春等也紛紛勸阻，倒是寶玉說道：「老爺此時，身子已同好人一樣，只管下地來，不要緊的。」於是寶玉探春扶賈政在靠椅上坐下，賈政笑道：「我一向誤於講學家的話，以為『聖人不語怪』，凡非常的事，即是妖異。從寶玉生下來帶著那塊玉，我就心裡患惡，那仙丹我不肯吃，也是為此。今天這一來才知道，從前所見大錯了，怪不得老太太說我哪。」寶玉跪下道：「寶玉種種不肖：小之不能先意承志，大之不能立身顯揚，想起來不可為子。不料此番還能夠回來服侍老爺，從前種種不肖之罪，老爺就饒了寶玉罷。」賈政將他拉起，又拉著他的手，流淚不止。王夫人道：「寶玉別招你老爺傷心啦。」

」

此時天色已晚，大家擺上晚飯，寶釵替寶玉另預備了水果。

王夫人又吩咐收拾內書房給寶玉住。不知寶玉住下沒有？且聽下回分解。